

## 第一章 重回那一夜

「大人？大人？」莫纓面上覆著半截遮臭的布巾，還是被腐肉的味道熏得皺眉，「您怎麼了？」

眼前的屍體經過數日早已腐敗潰爛，在烈日下散發著濃郁的惡臭，除了那張青灰的臉能依稀分辨出容貌外，剩下的軀體已經被野狗啃食大半。

莫纓追隨宋時瑾多年，同他一起處理過比這還可怕、噁心數倍的屍體，也未曾見大人像現在這樣，滿面蒼白，細細看去，竟還有些微發抖。

「陳年舊傷……全身骨頭斷裂，生前被剜雙眼，割四肢，遭多人凌辱……未發現殘肢。」

隨行仵作的話如雷般炸響在耳畔，宋時瑾閉了閉眼，內心期盼著，再睜眼時是自己看錯了、聽錯了。

「死亡時間，應足足三日有餘……」

宋時瑾掐緊了手心，任指甲陷入皮肉，滲出絲絲血跡，還是抵擋不住腦中猛然襲來的空白。昔年舊語仍在耳畔，清晰到不用刻意也能聽見——

「你叫什麼？我叫顧懷瑜……喏，家就住前面……」

「這是我從小廚房偷偷藏起來的點心，你尝尝……」

「二狗子，這名氣太難聽了，你沒有名字嗎？我剛偷學了幾篇文，要不要替你取一個？」

「時瑾，時瑾，你覺得這個名字怎麼樣？我聽先生說，瑾、瑜，皆是美玉之意……時瑾，那便是這世間最美的玉！」

「你看，這是我這些年攢下的銀子，你那麼聰明，我借給你……」

「你要好好修學，將來會有大出息，知道嗎？」

他說：「好！」

那一年，二狗子消失了，世間多了個宋時瑾。他下定決心，再見面時定讓顧懷瑜滿意。

數載的努力，終於得了回報，金榜題名後面對身邊的珠圍翠繞，他卻很想那條青石巷和那個叫他二狗子的人。

宋時瑾想，是該回去找她了。他婉拒同僚相邀，滿懷期待回到那條巷子，只是顧家早已人去樓空，沒留下絲毫線索。

有人說他們搬走了，有人說顧府的人一夜間全都失蹤了。

或許上天註定他們要錯過，再怎麼尋覓也是枉然。

「大人，出了這麼大的案子，明日怕是要耽擱你找人了……」莫纓實在忍受不了這味兒，將布巾折了兩轉塞進鼻孔，甕聲甕氣的提醒。

他知道，宋時瑾每過上兩個月便會出門一段時間，說是尋找舊人。這麼些年下來，整個大理寺都習慣了，在他出門那幾日，除非必要，否則絕不耽擱他。

「不用找了。」宋時瑾開口，聲音小到像是說給自己聽，胸腔乾澀悲鳴，嘴裡全是苦澀之味。

再也找不到了！

「大人……」莫纓有些擔心，他竟從素來意氣風發的宋時瑾身上嗅到了萬念俱灰的氣息。

我於這世間踽踽獨行，幸得妳相伴脫去這形影相弔的模樣，如今，我弄丟了妳，復又嘗到了茕茕孑立的滋味。腦海中似又聽到她的聲音——

「宋時瑾，你要做個好人。」

白牆黛瓦，朱紅窗，蒼月高懸，淺白的梨花被夜風從枝頭摘下，打著旋飄落到地上。更深露重，牆外巡夜的更夫敲了三下梆子。

一聲鑼響，「三更嘍。」

聲音悠遠綿長，在萬籟俱寂的夜裡引起陣陣狗吠。

顧懷瑜一個激靈，下意識地睜開眼，她看著周圍，腦子有些懵。

整個院子沒有點燈，藉著如霜的月色還是能看清。園子裡青石板上，大片大片的血液已經凝固發黑，周圍花草被踩踏成了爛泥，濃重的腥味驟然湧進鼻子，是她再熟悉不過的味道。

大門上了鎖，門下臺階處橫七豎八堆疊著好幾個人，那些人面色青灰，表情驚恐扭曲，大張著嘴，脖子上皆有一條深可見骨的傷口，流盡了全身血液。

一刀斃命，連呼救都來不及。

顧宅！這是十年前滅門那夜的顧宅！

深埋在腦海裡不願回想的記憶在翻騰，顧懷瑜覺得這應該是臨死前的迴光返照，浮生若夢，只憶生平難忘之事，否則她雙眼已瞎，怎麼還能看得見呢？

想要動一動，手心卻觸到一陣冰涼，顧懷瑜顫抖著手，舉到面前一看，烏黑凝固的血塊黏在掌心，正慢慢地往下滑動，拖出一條腥臭的尾巴。

這是怎麼回事？

觸感太過清晰，思及渾身上下劇烈的疼痛，不得不讓她懷疑，這一切並非夢境。只是，怎麼可能！

她分明被剝了雙眼，割了四肢，上一刻還感受著生命的流逝，怎麼一轉眼便回到顧宅？

呆愣半晌，她猛地從地上彈了起來，顧不得周身的疼痛與手上的髒汙，瘋狂地向牆角那口水井跑去。

圓盤似的月亮投映在水面，顧懷瑜盯著水面上自己的倒影，陷入巨大的恐慌中。眼前的自己還是昔年稚嫩的模樣，依稀有了精緻的輪廓，巴掌大的臉上桃花眼尾微挑，眉如遠山含黛，唇不點而朱，頭兩側盤著雙髻，髮間零星的簪著白玉杏花釵，除此之外再無旁的裝飾。

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訴她，這是十年前，一切磨難開始的那一天！

她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，如果是夢，她希望自己永遠不要醒來。

一整夜，顧懷瑜都坐在井邊一動不動，她不敢閉眼，生怕再睜開眼自己又回到那片荒地，在絕望中死去。

暗夜將明，還未到卯時巷口就傳來嗒嗒的馬蹄聲，夾雜著凌亂的腳步聲由遠及近，最終停在了顧府門前。

門鎖哐噠一聲，有人進來了。

「處理乾淨，別留下一絲痕跡！」

「是。」

顧懷瑜扭了扭僵硬的脖子，抬頭看向大門處，目光變得幽暗不明。

是了，今日一早，榮昌王府便會派人來處理乾淨屍體，順帶接她回去。

前世的她陪著屍體過了一夜，早已嚇得六神無主，只覺得有活人相伴才能將她從驚懼中救贖。

懵懵懂懂的回到王府，一切事物對她而言都是極其陌生的。

雖然是被顧尤氏替換身分的真千金，但即便回了王府她也從未想過要同林湘爭奪寵愛，因從小顧尤氏的耳提面命、毆打辱罵，早讓她從心裡覺得自己生來就是低賤，即便是飛上枝頭也變不了鳳凰。

她以為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，謹慎的活著，努力過後總能苦盡甘來。可是誰能想到，她百般退讓換來的卻是變本加厲的折磨。

王爺王妃瞧不上她的小家子氣，羞於生出她這麼個玩意，加之費盡心力培養林湘這麼多年，是不是親生女兒早已不重要。她的哥哥林修睿則心繫林湘，她說什麼便是什麼，容不得別人置喙。

他們相處多年，顧懷瑜才是打破這個家和諧的罪魁禍首。

而林湘，自她回府那日起就不曾給過好臉色，她的退讓在林湘眼裡不過是心機深沉的謀算。

「小姐。」

管事林良找了許久才在井邊找到顧懷瑜，喊了兩聲見她沒反應，眼神早已不耐煩。

「顧大小姐！」他聲音帶了兩分怒氣，想要上前推她，低頭一對上顧懷瑜惡鬼似的眼眸猛然收回手。

「我沒聾。」她抬頭，漆黑的眸子在燈下流光溢彩，像極了年輕時候的王妃，不怒自威。

林良心裡一凜，不由得打了個冷顫，他怎就忘了，這位才是正經小姐！清了清嗓子，他道：「我來接您回府。」

顧懷瑜只杵在井邊，靜靜地看著他，漆黑的眸子如同淬著寒冰，沒有一絲溫度，許久才道：「你是誰？回的又是哪門子府？」

林良不禁皺了皺眉頭，有些不豫地說：「小人乃榮昌王府管事林良，奉王爺王妃之命，請小姐跟我走一趟。」

王府派來的人手腳很快，片刻時間已經收拾好了殘局，連地上的血都用濕布巾擦了乾淨，除卻空氣中飄散著的血腥味和來不及復原的花草，當真沒有留下痕跡。

「請吧。」不等她回應，林良說。

待馬車駛出青石巷，顧宅的大門吱呀一聲合上，也關上了過往種種。車輪滾滾，顧懷瑜看著簾子下晃悠悠的穗子，眼中帶著即將瘋魔的恨意。

既然老天給了自己重來一次的機會，她要當一個從地獄回來復仇的惡鬼，前世的一樁樁一件件，都要向這些人全部討回來！

林良悄悄看了眼簾子，有些好奇。照理說顧懷瑜還未及笄，一夜間雙親僕奴全在眼前暴斃，又跟滿院子的屍體關了一夜，怎麼也不該是剛才那種表現，一派鎮定從容，言語間雖然冰冷，但聽不出一絲害怕，難道是血脈裡自帶的威嚴？

吐一口氣，林良暗自琢磨著，自家郡主的算盤怕是要落空了。

還未來得及多想，回頭便見正前方一隊人馬緩緩地走來，八抬大轎前前後後跟了二十餘人，轎子乃是御賜的，明黃的轎簾上繡著麒麟，栩栩如生。

當今世上誰敢這麼招搖！

他心裡一驚，忙招呼著車夫將馬車駛到一旁，想等著對面的人先過去，沒想到轎子卻停在眼前。

「榮昌王府的人，這是……」隔著轎簾，裡頭的人不緊不慢地說著話，聲音低沉清冽帶著寒氣。

林良忙從馬車上跳下來，躬身將雙手舉至額頭，「回大人，小人奉王爺之命，去接我家小主子回府。」

「哦，我倒是不知道世子與郡主近日出了門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林良心裡一凜，接顧懷瑜回去，這王府千金流落在外的消息自然是不打算隱瞞的，索性抬步上前，對著轎內低聲道：「大人誤會了，馬車裡並非我家世子與郡主，乃是十五年前與郡主一母同胞的二小姐，因生來體弱，沒足月便送到了臨州靜慈庵由佛祖照看。」

這是王爺與王妃早就套好的說詞，時下大戶人家若有兒女生來體弱，有夭折之相，大多會祕而不宣將子嗣送到庵廟裡，祈求佛祖憐憫，待長到較大之時再接回本家，上告族親。

「這倒是樁美事。」轎裡人話音剛落，就有人替他撩開轎簾。

奢華舒適的轎內鋪上了軟墊，宋時瑾胳膊肘枕著一塊白玉枕，單手撐著額頭，一雙鳳眸似笑非笑，卻讓人感覺到從骨子裡透出來的陰寒。

林良嚥了嚥口水，在聽聞宋時瑾的名號時他就已經在官場上聲名鵲起。

人都道他陰狠毒辣，睚眦必報，凡得罪他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，偏偏皇上看重他，予以重任，如今在朝廷上如日中天，誰也不敢得罪他，連他家王爺見了也得禮遇三分。

一切種種，皆因他心太狠、手太毒，身後無人倚仗，即便手握重權也不會引君忌憚。

「小姐。」見他絲毫沒有要走的意思，林良轉身敲了敲馬車，低聲提醒，「快見過宋大人！」

顧懷瑜皺了皺眉，上一世她直接被林良帶回了榮昌王府，路上並未出現此波折，怎地如今冒出一個宋大人？想了想，她還是起身撩開了車簾。

只一眼，宋時瑾便坐直了身子，將撐著額頭的手悄然放下，因寬大的袖子遮掩，

別人看不見他用力捏到泛白的指尖。

這才是他的顧懷瑜，活生生的顧懷瑜！

她比記憶中的那個小女孩大了些，也漂亮了許多，粗糙的衣料在她身上也能穿出飄逸感，只是裙襬上的血漬很礙眼。

「林小姐。」他目光灼灼，掩去眼底深埋的眷戀，極力平緩心情，冷淡的招呼了聲。

「民女顧懷瑜，見過宋大人。」

宋時瑾眼神閃了閃，「顧懷瑜，是個好名字。」

他嘴裡呢喃兩遍，視線緊鎖在她身上。

顧懷瑜低下頭，心裡有種奇怪的感覺，眼前這人似曾相識，卻又想不起來是在何處見過。

頓時四周靜默無聲，他不開口，誰都不敢說話，林良連呼吸聲都壓低了些。

立在轎旁的莫纓鼓起勇氣，適時出聲道：「大人，時辰不早了，皇上還等著您呢！」

宋時瑾沒有看他，落在顧懷瑜身上的視線斂去了寒意，眼底深處隱有驚濤駭浪翻湧。

她不認識他了……

許久，莫纓才等到他開口，「走吧。」

莫纓好奇，側過臉悄悄地看了一眼轎內，怎地大人早上出門時心情還大好，這一會的功夫又陰沉了起來。

罷了罷了，自家大人的心思他從未摸透過。

等人走遠，林良才鬆了一口氣，方才被宋時瑾盯了一眼，到現在都還腿軟。他重新上了馬車，領著顧懷瑜向王府前去。

太陽終於衝破雲層，金色的光從窗縫撒入，顧懷瑜靠著馬車壁，心裡更覺奇怪。

榮昌王府自出了林修睿後，隱隱有不可一世之態，且與皇家沾著親，林良作為王府管事一向眼高於頂，她還未見過他像方才那般戰戰兢兢的樣子。

她翻遍了前世所有記憶也沒找到，這個宋大人究竟是何人？

「罷了。」她歎了口氣，許是上輩子被困在王府裡，沒聽過宋大人的名號也屬正常。

當下要緊的是，馬上就到王府了，她該以何種姿態面對那群虛情假意、睥睨鄙夷的舊人呢？

## 第二章 初見親生母親

為顯所言不虛，林良中途擇了條小道，調轉車頭繞到城門處，等街上人漸多時才馭馬而歸。

馬車是王府特意安排的，車簷懸著一塊雕花檀木牌，帶著榮昌王府獨有的標誌，車帷前掛著晶瑩剔透琉璃珠串成的珠簾，馬車四面皆由華貴的絲綢裝裹，窗牖處更是鑲金嵌寶，所過之處帶起陣陣香風。

聽聞外頭人的驚歎聲，顧懷瑜面無表情地合上眼，掩住眼底的暗潮湧動。

這馬車是林湘的。

王府的人先是讓她跟屍體待了一晚，次日只派了一個管事來接，也未曾安撫道明緣由，足以見得對她的不重視，又怎會動用郡主的馬車來接她呢？

這一切不過是林湘的刻意安排，用來震懾她的方式罷了。

想想也是，她自幼長在平民之家，過得不說太窮苦，但如此精緻華麗的東西何曾用過。林湘一邊給她下馬威，一邊向王府的人賣乖，一舉兩得之事，何樂而不為？遙想當年，她初見這馬車時就被震撼在當場，林良只說請她去王府一趟，旁的並未細說，她小心翼翼的上了馬車，只敢坐在中間的木板上，渾身僵硬，生怕弄髒或碰壞了裡頭一丁點東西，腦子裡不斷猜測著，是不是自己爹娘犯下滔天大罪，王府如今要找她算帳了？

她揣著忐忑的心情，畏畏縮縮進了王府。素來高貴的王妃張氏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顧懷瑜因低著頭，沒看見她眼底的嫌棄。

「妙言，帶她去換身衣裳。」張氏掩了掩鼻子，似大好的空氣都被顧懷瑜身上的血腥味弄得渾濁。

顧懷瑜跟著那個叫妙言的丫頭出了門，看著前頭蓮步輕移的人，暗道當真是高門大戶的丫鬟，衣料做工快當得上外頭的小姐了。

「呀，妙言姊姊，這是府裡新來的丫頭嗎？」

顧懷瑜只聞得一聲嬌憨之語，抬眼便怔立在原地，面前的人穿著鵝黃煙水裙，金絲銀線做繡，裙襬袖口點綴著淺紫鳶尾，旖旎的花瓣鋪灑開來，襯得人越發貴氣逼人。

妙言規規矩矩行了一禮，「稟郡主，這是您的胞妹，方才從靜慈庵回來。」

「哦。」少女拖長了聲音，「難怪……」

她蹙了蹙秀氣的眉，眼睛和嘴角瞬間攀上了笑意，圓潤小巧的耳垂上墜著的珍珠耳墜輕晃起來。

「妹妹好，我是妳長姊，林湘。」

顧懷瑜只覺心跳得厲害，像有一把小錘子敲打著心臟，兩人的交談她能聽懂，但合在一起的意思，讓她有瞬間的不自在。

她將頭埋得更低，「民……民女當不得郡主一聲……妹妹。」

林湘噴了聲，微微揚了揚下顎，眼神直勾勾看著她的頭頂，聲音還是那般靈動。

「這有什麼當得當不得的，來，我同妳一起去見母親。」

後來顧懷瑜才知道，原來她就是顧尤氏的親生女兒。王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滅了顧府，皆因想堵住悠悠之口，免去後顧之憂。

林湘身上掛著郡主之位，稍一不慎便是欺君，而林修睿愛慕林湘便是亂倫，想要尋個由頭讓一切正大光明，接她回來，這只是第一步。

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顧懷瑜在林湘面前都是自慚形穢的，林湘被王府培養得很好，琴棋書畫樣樣都會，但性子卻不沉悶，一張巧嘴跟抹了蜜似的，是整個王府的寶貝。

相較之下她顧懷瑜就如同地上的爛泥，沉悶、膽小、做事沒有主子樣，嘴也笨拙，本就與王府眾人無感情基礎，這麼一來更是讓人瞧不上眼了。

但她卻一點都不嫉妒林湘，只覺得林湘天真爛漫，著實當受所有人喜愛，為此，她一股腦的學習這些年所欠缺的東西。

「姑娘！」林良跳下馬車，喊了一句又覺不對，遂改口道：「小姐，咱們到王府了。」

顧懷瑜緩緩睜眼，一雙翦水秋瞳半眯不眯，扯了扯嘴角，起身撩簾。

榮昌王府依舊如記憶中那般巍峨，府邸大小與景致在盛京的權貴中都能稱得上翹楚，因為當初林家老祖宗與聖祖皇帝情同手足，又加上從龍有功，聖祖皇帝便將府邸賜予了林家，許之爵位不降。

世襲了兩代，守著祖上榮蔭，榮昌王府空有名號、實則內裡已無人能堪大任，隱隱有沒落之勢，但到底有累世功勳，加之這一輩又出了一個林修睿，門庭方才又熱鬧起來。

所以，林修睿如今沾不得一丁點醜聞。

車夫取了個腳凳放好，顧懷瑜從容地下了馬車，衣著寒酸，沒有隨行服侍的丫鬟，看起來當真與王府格格不入。

林良半躬著身，領著人往裡走，繞過氣派的影壁，穿過蜿蜒的抄手遊廊，任眼前風景華麗如斯，顧懷瑜也目不斜視，挺直了腰背徑直跟著他往前走。

王府規矩森嚴，所過之處丫鬟小廝們都停下手中的活計好奇地看向林管事，屏氣斂息道好，等人走遠才敢低聲嘀咕——

「那女子是誰？」

「穿得這般寒酸，定是新買的丫鬟吧，前兩天郡主不是才鬧過，說蘭苑少了人手嗎？」

「我看不像。如果是新買的丫鬟，林管事沒有這麼禮遇她的道理。」

「莫非是哪家的小姐？」

「小姐能穿得如此寒酸？」

「方才我大著膽子偷看了一眼，那渾身氣度與容貌，像極了咱們王妃……」

聽著這些小聲議論，顧懷瑜不感興趣，林良側頭多看了兩眼，越發覺得顧懷瑜心性不是普通人。

如果是他，乍然到了這麼一個地方，早緊張得束手束腳了。

一路走到了定山堂，立在門口的丫鬟向著兩人行了一禮，「王妃在裡頭等了一早上了，快請進去吧！」

屋內鋪著的大理石磚被擦拭得光可鑑人，窗邊的矮几上擺著一盞獸首銅爐，裊裊餘煙騰起，厚重的奢華感撲面而來。

顧懷瑜垂眼，視線落在自己腳尖上，向著上首行了個大禮，「民女顧懷瑜見過王妃。」

主位上張氏挽著望仙九鬟髻，戴著赤金鸞鳳釵，身著藕荷色如意銀紋暗花錦衣，垂眼打量了一眼顧懷瑜，對她的動作尚算滿意，不鹹不淡的嗯了聲。「抬起頭來，我瞧瞧。」

顧懷瑜依言照做，表現得不卑不亢，神色一派鎮定。

露出正臉的一剎那，張氏虛擱在桌沿的手猛地握緊，雙眼直直地往顧懷瑜身上看去，許久，她喟歎一聲，「起來吧。」面對與自己年輕時極為相似的臉，她心裡五味雜陳，「妳不該叫我王妃，該叫聲母親。」

張氏態度的轉變出乎顧懷瑜的意料，她身旁的林嬤嬤聞言忙上前將顧懷瑜扶起。

「小姐您總算是回來了，顧尤氏那個殺千刀的，讓您受苦了吧！」

顧懷瑜只裝作不知，迷茫地看著兩人。

張氏低咳了一聲。

林嬤嬤主動解釋道：「當年王妃生產時本是雙胎，又遇難產，顧尤氏作為世子的奶娘，竟在慌亂中悄悄將您抱走，等救了王妃回來才發現您不見了。」

張氏頷首，接過話頭，「府中立馬派了人去找妳，遍尋不得，只以為妳被歹人擄了去，這麼多年過去了，也是前些日子顧尤氏說漏了嘴，才知道原來妳被她藏了起來。」

這是母親與父親事先就套好的說詞，雖有些拙劣，但勉強解釋得過去。

顧懷瑜聞言，臉上露出震驚之色，心裡卻平淡得緊。

上輩子他們也是如此解釋，明明漏洞百出，她還是相信了，直到林湘處處相逼中說漏了嘴，她才知曉一切緣由。

見她呆愣在原地，林嬤嬤笑咪咪地接話，「老天有眼，不忍明珠暗投，終是讓王妃找回了小姐。」

張氏微微點頭，「好孩子，快過來，讓娘好好瞧瞧妳。」

顧懷瑜垂眸走到張氏面前，刻意將手心翻轉。

張氏正欲拉住她的手，抬眼就瞥見她手心的血跡和身上的髒汗，不悅地皺眉。

「妙言，先領小姐去換身衣裳。」她轉而撫了撫自己鬢間的玉簪，道：「快去快回，一會還要見妳祖母。」

早在顧懷瑜進門時張氏就打量她許久。雖說顧懷瑜是她的骨肉，可這十多年畢竟是沒養在跟前，心裡倒是談不上有多高興，現下又看到她這樣子，心裡有說不出的煩躁。

顧懷瑜點頭稱是，心道果然還是如此。

張氏素來養尊處優，極度愛美，連旁的人打扮稍微隨意一點都會引起她的不滿，自己渾身髒汗，就算是親生女兒她也嫌棄。

其實顧懷瑜也不懂，即便這十餘年自己未曾養在她身邊，可好歹還是至親血脈，張氏為何能對林湘的所作所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甚至有時還會幫林湘。

約莫是死過一次，那些個想不通的、道不明的，驟然之間便清明了。

現下府內中饋明面上是張氏掌管，可實則還是老王妃說了算，王爺平庸不堪大任，是個指望不上的，張氏地位岌岌可危，她想要當這做主之人，只能站到兒子那一方。

早在林湘身世揭曉的前日林修睿便告訴過張氏，若不是為了替林湘鋪路，他是絕對不會同意接顧懷瑜回來的。

她知道林修睿終會與林湘在一起，倒不如保持原樣，好好對林湘，等將來老王妃



一死，這府中自然是她說了算。

如果她對顧懷瑜太過熱情，定要惹兒子不滿，屆時林湘也不會與她像現在這般親暱。而顧懷瑜是被顧尤氏虐待著長大的，能有什麼好出路？

兩廂比較下來，張氏心中千迴百轉，終是下定決心，就當她對不起親生女兒好了。

顧懷瑜前腳剛一踏進王府大門，後腳朝露便將消息帶回了蘭苑。

「回來了？妳且瞧著她什麼模樣？」林湘正在廊下逗著林修睿送給她的八哥。

鳥兒得了吃食，尖銳的嗓音不停喊著，「仙女！仙女！」

朝露垂下頭，「林管事領著人直接去了定山堂，奴婢沒來得及看清楚，但奴婢瞧著她衣著寒酸，還挺髒的，連府內二等丫鬟都比不上。」

林湘得了滿意的答覆，揮手道：「去將前日仙羽閣送來的衣服取來，我也該去拜見母親了。」

朝露應是，轉身去了房內。

朝夕在一旁端著鳥食，不解地問道：「郡主，以前怎麼沒聽說還有個二小姐？」

「誰知道呢！」林湘臉上帶著笑，捏著八哥翅膀上光滑的羽毛把玩，眸光卻十分陰沉。

自小她就時常聽到有人在背後嘀咕，王爺王妃皆是俊美無雙之人，連林修睿也遺傳到了好相貌，偏就她這個嫡女像抱錯了似的。且不論相貌如何，觀之眉眼，竟與王府之人絲毫不同，倒是……與那個奶娘頗有些相似。

她心裡存疑，私下裡也曾問過哥哥，哥哥只道她是長得像曾祖父，讓她別瞎想。可旁人的閒言碎語就像一根刺梗在心頭，她日日留意著，終於在無意間聽到哥哥與母親的話，知曉了自己並非親生，但當時正經小姐下落不明，哥哥立了功，皇上又下旨賞賜郡主之位，王府便將錯就錯將此事瞞了下來。

她一面擔憂著正主忽然出現，自己榮華不保，一面又更加地討王府之人開心。

一晃兩年時間過去，顧尤氏待她越發的親暱，偏顧尤氏的丈夫是個不折不扣的爛人，吃喝嫖賭樣樣都來，眼瞧著林湘極受寵愛，便打上了主意。

威脅不成，倒叫他將事情抖了個乾乾淨淨，她日日擔憂的情況還是出現了，王府知道了顧懷瑜！

想到這裡，林湘掐緊手心，她恨顧尤氏！也恨顧懷瑜！既然已經將人交換，還留在王府做什麼！真為了她好就該早早地遠走高飛。

簡直就是兩個蠢貨！

雖說知曉此事的人都被杖斃，可如今顧懷瑜登門，就意味著她這個冒牌貨的身分變得尷尬起來。

過慣了錦衣玉食的日子，如今正主回來，是不是就要將她送走了？

想得出神，八哥被她扯得痛叫，回過頭狠狠啄了她一口，林湘吃痛，面上閃過陰狠之色。她一把捏住了八哥的脖子，看牠在手中掙扎著斷了氣，然後一片片扯下牠翅膀上的羽毛，丟到了廊下池塘裡。

顧懷瑜，妳別怪我心狠手辣！只有除掉妳，整個榮昌王府才能回歸到以前的美好。

這一頭，顧懷瑜跟著妙言出了門，行至花園處，看著蔥郁的花草和堆疊巍峨的假山，默默等待著，她知道，林湘是不會放過這個先行踐踏她的機會。

果不其然，剛繞過水榭，遠遠地就瞧見一道鵝黃的身影靠近。

一如前世，林湘還是擺出那副天真爛漫的可愛模樣，她很聰明，知道以己之長避己之短，容貌上比不了旁人，索性就不當那弱柳扶風的才女，臉上日日掛著笑，性子活潑，倒是為她平淡的五官添了彩，嬌憨可愛也是另一種風情。

「妙言姊姊，這是新買的丫鬟嗎？怎麼勞動妳親自給我帶來？」她哎了一聲，視線落在顧懷瑜裙襬處，皺了皺眉，「怎麼如此骯髒！」

林湘穿戴好一切，便撇開下人自己躲到了暗處，在顧懷瑜踏進花園的那一刻，心裡那根弦就繃緊，連呼吸都急促了兩分。

她知道顧尤氏有意虐待顧懷瑾，有時連飯都不給吃，以前經常在她面前念叨，自己家裡那個是又醜又蠢的賠錢貨，連給她提鞋都不配，加上朝露方才所說，她以為顧懷瑜也不過是個醜陋粗鄙的鄉野村姑，就等著她一出現自己便上去碾壓一番，讓顧懷瑜無論從舉止還是外貌都不敢生起絲毫比較之心。

然而等見到真人的那一刻，她才知道，顧尤氏錯得有多離譜！

此刻的顧懷瑜雖渾身髒汙，但她那容貌竟將這些外在的不堪生生壓了下去，連裙襬處的血漬都成了點綴般。

這麼多年的折磨，竟然都沒能毀了她！

許是不能出門，顧懷瑜膚白若雪，又因營養不良，櫻桃般的唇泛著淡淡的粉色，一雙桃花眼微微上挑，即便垂眸也有另一種風華，渾身上下沒有半點飾物，只一條軟帶繫在纖細的腰肢上，卻更顯身段窈窕，髮間只有幾枚杏花釵，明明很是寒酸，偏讓人覺得飄逸靈動。

雖不想承認，林湘還是不得不說，除去華服環佩，自己的容貌竟無絲毫勝算。不想再看第二眼，她壓下心裡的不甘，嘴裡原本想好的說詞也變得有些咄咄逼人。妙言斜眼看了顧懷瑜一眼，王妃方才的態度有些古怪，她摸不準眼下這個小姐以後是何光景，也不敢得罪，只能低聲回道：「郡主誤會了，這是二小姐。」

林湘驚訝的張嘴，復又擺出歉疚的模樣，想上前拉住顧懷瑜的手，在看到掌心上的汗血時又停下腳步。「原來是妹妹回來了，方才多有得罪，還望妹妹能原諒。」即便做好了準備，在看到林湘的那一瞬間顧懷瑜還是掐緊了手心，忍住鋪天蓋地席捲而來的恨意，前世她被剜眼、斬斷四肢、受人凌辱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拜她所賜。

顧懷瑜閉了閉眼，再睜眼時眼神已然平靜無波，嘴裡笑道：「郡主這是哪兒的話，不知者不罪，妹妹怎會放在心上呢？」

她聲音輕柔，雖是笑說，林湘卻莫名感覺到後背纏繞上一股子涼意，她刻意將郡主二字咬得很重，莫非已經知道了些什麼？

「那便好。」林湘眼神閃過片刻慌亂，隨即轉而看向妙言，「這是準備去哪？」

妙言看不明白兩人之間的暗潮洶湧，欠身道：「王妃見小姐身上有些髒了，命奴婢帶去盥洗一番。」

「已經見過母親了？」林湘怔了怔，「那我得先過去了。」  
望著她腳步有些慌亂的背影，顧懷瑜笑了笑，一絲嗜血自眼底一閃而逝。

定山堂內，老王妃虞氏被小丫鬟攙扶著進了門，張氏忙從主位上下來，恭恭敬敬欠身行禮。

「見過了？」老王妃沉著聲問，踱步到了上首的位置坐下。

「見過了。」在老王妃探究的目光下，張氏扯了扯嘴角，道：「我見她身上有些髒，便讓妙言先帶去了棠梨院。」

老王妃冷笑，撚了撚手中的金絲楠佛珠，「我瞧蘭苑旁的漱玉閣還空著，怎地安排到了棠梨院？」

張氏瞬間啞然，腦中想了一圈說詞，才道：「漱玉閣那邊儀琳住慣了，東西也雜，媳婦就做主收拾了大一點的院子出來。」

老王妃聞言，面上閃過些許不豫，對張氏口中的儀琳心裡萬般不喜。

張氏娘家本就是個破落戶，能嫁進王府已是高攀，張氏爹娘去後留下她和兄長，這張儀琳便是她娘家侄女，平日裡三天兩頭往府中跑，慣是個愛打秋風的，偏學了張氏的沒眼力，儼然將自己當成了半個王府的主子，甚至還想要學著自己的姑母嫁進高門大戶，老王妃這兩年冷眼瞧著，竟是打上了自己孫子的主意。也虧得她身子還硬朗，能做這個家的主，不然依張氏的拎不清，說不定會鬧出什麼亂子。

想到這裡，老王妃手頓了頓，蹙眉道：「嘯兒呢？」

張氏聽見老王妃轉了話題，心裡鬆了口氣，她可不敢說怕顧懷瑜回府，湘兒的境地尷尬，特意將顧懷瑜安排的遠了些。

「一大早便出去了，許是快回來了。」

老王妃重重歎了口氣，自己這個糟心的兒子！幸好他生了個林修睿支撐起榮昌王府門庭，不然憑著他天天遛鳥鬥雞，不務正業，王府只怕是早已經泯滅在各個世家當中。

### 第三章 暫不改姓名

顧懷瑜所住的棠梨院早已收拾妥當，同樣是她上輩子待了半生的地方，遠離各大主院，偏居王府一角，平日裡也沒什麼人來。院子很大，裡頭種了好些梨花，細細瞧來，倒是個清靜之地。

院裡早有粗使的丫鬟婆子在忙活，張氏還格外替她安排了兩個貼身小丫鬟，一個叫做紅玉，年紀比她稍大一點，上輩子也服侍過顧懷瑜一段時日，是個忠心耿耿的丫頭。另一個叫綠枝，年歲略小，看起來臉生，剛進王府沒多久，原只是個粗使丫鬟，張氏隨意一指便選中了她。

匆匆洗漱後又換了身衣服，對鏡敷粉描眉、貼花黃，綠枝年紀不大，手倒是挺巧

的，上好妝後很快替她挽了個飛仙髻，擇了個攢金絲步搖替她簪上。

顧懷瑜看著鏡子中煥然一新的自己，滿意極了。

她知道林湘這人，最是見不得長得比她漂亮的人，也知道自已心裡約莫是有些扭曲了，總之，她不高興，自己就高興了。

「謝謝。」她朝綠枝粲然一笑。

綠枝有一瞬間的失神，心跳驟然間快了一拍，稚嫩的雙頰染上紅暈。也不知是自己手太巧還是眼前的小姐底子太好，嬌媚到饒是自己同為女子，還是忍不住想多看兩眼。

收拾好一切，顧懷瑜隨著妙言一道重回定山堂，屋裡頭多了好些人。她輕呼一口氣，將手挽於腰腹之間，飄然踏進了門檻。

主位上坐著老王妃，如前世見面時沒有差別，頭髮雖已花白，卻是星目含威，穿著四喜如意暗花錦服，頭上簪著碧綠水潤的翡翠華勝，手裡撚著串佛珠，在看到顧懷瑜時上下打量了一番。

老王妃出身將門，行事作風果斷，約莫是這府中唯一一個正常的人，好便是好，不好便是不好，不會因為是自家人而毫無原則的護短。

上輩子顧懷瑜剛回來時她也曾真心相待過一段時日，可惜，在林修睿鬧著要娶林湘的時候被氣得中風了，臥床養病沒多久便撒手人寰。

下首是閉眼打瞌睡的林嘯和珠光寶氣的張氏。

對於林嘯，顧懷瑜沒什麼特別深刻的印象，府中自有主事之人，他兒子支撐起王府，他便成了個閒散王爺，整日就是提著個鳥籠出門閒晃，旁的事一概不管。

林湘一早便到了，坐在靠門的位置，笑盈盈地與林修睿說著話。

林修睿則親暱地捏著她一隻手把玩著，不時放到唇邊輕啄一口，心疼地撫過她手上被鳥啄出的淤青。府裡的人對此早就見怪不怪，這兄妹倆的感情打小便是那麼膩歪。

但顧懷瑜卻在林修睿眼中看到了一絲藏於眼底慾望，這是一個成年男子想要將自己心愛女子拆吃入腹的眼神，絕非兄妹之情。

林嬈嬈早已將茶備好，顧懷瑜取了一杯先跪到老王妃面前，「孫女顧懷瑜，見過祖母，願祖母長命百歲，福壽無雙。」

老王妃點了點頭，停下撚著佛珠的手，接過茶碗抿了一口，緩緩地道：「起來吧。」

原本她還有點擔憂，經顧尤氏這麼些年的折磨會將顧懷瑜養歪了，暗地裡想著今日過後是不是得請兩個教養嬈嬈來教導一番，免得辱了王府門庭。如今瞧著，不愧是自家血脈，其言談舉止倒是讓人挑不出錯來。

接著顧懷瑜與屋內眾人挨個敬了茶，平輩間倒是不需此禮，互相道了聲好，認親這事也就算全了。

在輪到林湘時，她笑容有些僵了。剛才她就知道顧懷瑜長得比自己漂亮，如今換了一套錦服，上了淡妝，有了珠翠襯托，哪裡還瞧得出半分小家子氣，這渾然天成的氣度就像她才是在王府長大的貴女一樣，而自己與之一比，著實有些落了下乘。

林湘心裡很不是滋味，不自覺間攥緊了手。

林修睿正盯著她的臉出神，等到手上的力度傳來，他輕拍了兩下林湘的手背以示安撫，湊近她耳旁低語，「妳且安心。」

他心裡以為因前些日子自己忍不住告訴了她身世，這會兒見顧懷瑜回來，林湘便覺得林家要將她送走。

相對於長輩面上的笑意，林修睿只是不鹹不淡地喊了聲妹妹。卻在林湘噘嘴不滿下又改了口，換成了小妹。

張氏輕瞋了林湘一眼，便對著顧懷瑜道：「妳別見怪，妳姊姊啊就是被她哥哥寵壞了，容不得旁人半點親近，有時連爹娘的醋都要吃，簡直是個小醋缸子。」

林湘蹬蹬跑上前來，拉住張氏的手嬌聲抱怨，「哪有！妹妹這才剛回來，可別讓她看我笑話。」

張氏刮了下她的鼻尖，啐道：「小煩人精。」

林湘立馬靠了過去，將頭枕到張氏肩上，「我才不是小煩人精，我是娘的小棉襖。」

顧懷瑜立在一旁，面上依舊帶著笑意，心裡沒有絲毫不豫，莫說前世，就是現在她對林家人也沒啥感情。

老王妃卻忽然拍了拍桌子，揚聲道：「懷瑜既然已經回家，這姓就該改回來了，日後妳就叫林懷瑜，是王府二小姐。」

林湘坐了回去，默默攥緊了自己衣角，抑制住心潮翻湧。老王妃這樣說，就是打算瞞下她的身世了。

她還是王府高高在上的嫡女，並沒有因為顧懷瑜的回來而改變什麼，只是，一想到顧懷瑜將來會與自己爭奪爹娘、哥哥的寵愛，心裡那根嫉妒的弦就越箍越緊，一點一點勒緊她的咽喉，似要割破她的血肉。

林修睿瞧了半晌，若有所思，突然張口道：「不妥！」

老王妃被人反駁，有些許不悅，在看清楚是林修睿後愣了片刻，這才開口道：「有何不妥？」

林修睿知曉林湘不悅，輕輕地撚了會她的指尖，柔聲道：「屆時該如何解釋小妹的身世？」

老王妃蹙眉，便撚起佛珠，心裡琢磨了一番自己這孫兒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，有關顧懷瑜的身世不是一早便安排好說詞了嗎？

所幸顧尤氏那個老虔婆在偷換了兩人後不敢聲張，對外一點風聲也沒露，又將顧懷瑜禁足在府內不許出門，見過她的人幾近沒有。

「對外人可稱懷瑜八字弱，自出生身子就不大好，隨時都會夭折，王府無奈之下將她送到庵堂寄養，現下她也快及笄，身子已然大好，這才接回王府。」

自己並不打算揭穿林湘的身分，她如今是皇上親封的郡主，那就只能是林家的嫡女，這是既定的事實，不容更改！

林修睿正了正神色，力圖讓自己看起來是為了顧懷瑜著想，「可這斷沒有一接回來就改姓的道理。就孫兒所知，大理寺卿和平奎侯府都曾送過子女去庵堂，接回府後也是過了好些年，等議親時才改回本姓。」

老王妃撚著佛珠的手頓住，時下把即將夭折的孩子送到庵堂裡祈求佛祖保佑是常有的事，但民間還有一說法，隨了佛祖的姓便不能隨意改了，就怕地府閻羅聽了去，將命數收回。既是偷來的壽命，就需得等幾年，待脫去這滿身佛性，閻羅忘懷，方能保萬全。

如今剛將顧懷瑜接回來便換了姓，外人會如何說道？可不改自己這心裡又不是滋味，好好的王府小姐，偏偏隨了個下人的姓氏。

思及此，老王妃歎了口氣，轉向顧懷瑜，「罷了，先就這麼叫著，等過兩年再說吧。」

顧懷瑜倒是沒什麼意見，上輩子她雖改了姓，可落得那般下場，倒不如不改，自己還習慣點。

她點頭，極為順從地說：「是，謝祖母周全。」

林湘低頭，眯眼笑了笑。一天沒改姓名，顧懷瑜終究是與王府隔了一層，想來爹娘喚她一次，心裡都會對她的名字耿耿於懷。至於自己，她有信心，能緊緊抓住所有人的心！

事已談妥，老王妃便遣了人去知會二房一聲，請他們過府，說是一大家子一起用午膳，自己有事要說，又喚來王府一眾管事，當場宣布了顧懷瑜的身分。

下人間難免碎嘴，藉此讓他們先將這消息傳出去。

榮昌王府一共兩房，長房也就是顧懷瑜的生父林嘯，生性平庸，沒什麼抱負。

二房的林炎曾經是個不可多得的人物，都以為將來要繼承王府，卻忽然暴斃，獨留下二夫人江氏和兩子一女。

大兒子林修言歲數與林修睿差不多，二女兒林纖窈比顧懷瑜大上一歲，還有一個小兒子林子謙，剛過七歲。

上任榮昌王死時還未上表立下世子，王府交到林嘯手中只怕會更加落魄，恰逢宮內甄選皇子侍讀，老王妃便做主，討了舊情爭了兩個名額，準備將兩房孫子都送去宮內參選。

也不知怎地，中途突然生了變故，林修言在進宮路上忽遭一夥黑衣人攔截，對方人數眾多，招招向著要害而去，林修言在解決大半黑衣人之後終是不敵，被人擄走關押。江氏哭紅了雙眼，整個林家都以為他小命不保時，他卻安然無恙的回來了，但甄選一事終究是耽擱了。

林修睿運氣較好，甫一進宮就傳出消息，竟叫二皇子一眼相中，爵位這才落到了大房頭上。這些年二皇子才學越發出眾，在皇上面前頗為得臉，林修睿身分也跟著水漲船高，也算是沒有辜負老王妃的一番苦心。

「娘，大哥、大嫂。」二房遺孀江氏甫一進門就笑著打了聲招呼。

林炎去了這麼些年，江氏也沒打算改嫁，守著自己丈夫留下的兒女，獨自支撐起二房，相較於養尊處優的張氏，她要八面玲瓏得多。

她不著痕跡打量了一下顧懷瑜，笑道：「哎喲，這孩子長得真是頂頂標緻，恭喜

母親，又得一漂亮的孫女。」說罷她又向張氏見了禮，依舊笑盈盈，「我瞧著這侄女長得比當年名動盛京的大嫂還水靈呢，還是大哥有福氣。」

林嘯朗聲笑了幾下，連道極是極是，腰間突地被張氏掐了一把後，才戛然而止。

張氏瞥了眼低著頭的林湘，不自然地笑了笑，「妳啊，還是那麼會誇人。」

張氏的娘家在遍地是官家的京中並不顯赫，可人生得極為漂亮，年輕時引得多少女子嫉妒，其中自然也包括江氏。

當年求親的人可是踏破了張家的門檻，自家姑娘不愁嫁，張家便待價而沽，彼時老王爺還在，是以林嘯一求上門張家便應了這門親事，也算是高攀，可沒過多久張氏爹娘便相繼而亡。

張氏嫁給林嘯後原是誕下一子一女，長子長得像林嘯，而林湘則誰都不像，相貌平平，再打扮也頂多稱得上清秀，江氏心裡還暗自唏噓，許是張家好運全都應到張氏身上，誰知這忽然冒出個顧懷瑜，竟比張氏年輕時還美上三分。

老王妃笑道：「慣是個嘴甜的！」言罷，向顧懷瑜招手，「這是妳二孀和大哥大姊。」

顧懷瑜又挨個問好行禮。

江氏素來會來事，當即笑道：「方才在門口我就聽下人說了，母親這祕密可守的好，我們都不知大哥送了個千金去庵堂。」

老王妃淡聲道：「除了妳大哥大嫂，連修睿都不知，就怕知道的人多了，懷瑜小命不保。」

江氏連連稱是，隨即親熱地拉過顧懷瑜，「如今回了家，以後多和兄弟姊妹們親近親近，得空便來二孀這邊玩。」

顧懷瑜點頭，就見旁邊的林子謙蹬蹬跑過來，圓圓的眼睛在林湘和顧懷瑜身上繞了又繞，不解的問：「三姊怎麼長得和二姊不一樣呢？」

江氏拍了拍他的頭，「小孩子懂什麼，這世間哪有長得一模一樣的人。」

林子謙扳著指頭道：「可張家表哥與表姊就長得很像啊！」

江氏被他的話一噎，在看到林修睿忽然黑下來的臉時，心中嗤笑，嘴上道：「這雙生子有長得相同的，也有長得不相同的，不信你問問你大哥。」

林子謙半懂不懂，只能找自己心裡一向最佩服的林修言，「為何雙生子還會長得不同呀？」

林修言摸了摸他毛茸茸的髮頂，神色不明，「許是上天見你三姊命苦，便給了她好樣貌。」

自小沒了爹，江氏和林修言兄妹便將所有的疼寵給了林子謙，養得極為單純可愛。他看不懂大房幾人瞬間沉下來的臉色，眼泛亮光看著顧懷瑜道：「三姊可真漂亮！大姊、二姊都好看！」

旁邊的林纖窈沒錯過林湘眼裡閃過的複雜神色，瞬間就回過味來。她屈起食指敲了一下弟弟的額頭，笑罵道：「小白眼狼。」末了又對顧懷瑜頷首，算是道了好。許是因為爹爹早亡，林纖窈很是早慧，孤兒寡母難免被人欺辱，打小她就學會了堅強，不似時下的嬌柔少女，頗有點巾幗鬚眉的味道，一雙劍眉，眉梢微挑，手中一條長鞭作伴，英姿颯爽。

顧懷瑜回禮，眉眼帶笑看著林子謙，道：「你也很可愛。」

林子謙揉了揉自己的額頭，眨巴著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滿含期待的說：「那妳會來找我玩嗎？」

顧懷瑜點頭，「自然是會的。」

府中極少聚在一起，老王妃見顧懷瑜與眾人相處融洽，倒是感到欣慰。閒聊片刻，一行人便移步去了大廳。

各懷心思用完午膳，老王妃便遣了小輩們出門，留下幾人商議著下月生辰的事。林纖窈是個耐不住性子的，領著林子謙跑到了外頭玩耍。林湘和林修睿自是不願與這幾人相處，攜手離開了。

花園裡日頭已經升得老高，斑駁的光影從新長的樹葉間落下，春日暖風輕拂，將湖旁樹枝吹得簌簌作響，旁邊花臺裡的花開了，夭紫嫣紅。

「大哥。」顧懷瑜出聲叫住林修言。

林修言回頭，目光微凝，「何事？」

顧懷瑜並不介意他的疏離，笑盈盈直言來意，「想賣大哥一個人情。」

林修言有些意外，他倒是不知一個尚未及笄的小丫頭有什麼人情可賣給他的，但見她生得明豔嫵媚，這般俏生生看著他，著實讓他有些難以拒絕。「妳且說來聽聽。」

顧懷瑜不言，只從袖兜裡取了一張巴掌大小的紙遞了過去。

林修言不明所以，卻在接過去看了之後神情忽然大變，「這東西妳是從何處得來？」

「我自己畫的。」顧懷瑜所言不假，那確實是她自己畫的。

上輩子她在府內就如同隱形人一般，沒人會在意她，為避開那些鄙夷的目光，她常常一個人躲起來，因此知道了不少祕辛。

只是那時的不欲做謀人性命的事，這些東西也就隨著她的死而深埋於地底。

林修言遇襲那日，交戰中砍破一人的後背，曾在對方肩胛骨處發現了這個圖騰。他多方查探，線索最終斷在了自己父親身亡的事上，蛛絲馬跡中，隱隱透露出父親遇害與之有關。他心中有懷疑之人，但這些年他傾盡全力，苦苦尋覓都沒有進展。

沒想到今日會在顧懷瑜這裡看到。

林修言瞬間捏緊了掌心，沉聲道：「妳如何知曉這東西與我有關？」

顧懷瑜沒有回答，只靜靜地看著他。

他沉默片刻，無奈道：「妳是誰？或者說，妳有什麼目的？」

「我只是想同你合作。」四周無人，她不擔心被旁人聽去，也不繞彎子，直接說出口。

顧懷瑜知道，往後自己與林湘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，她無人倚仗，想要對上日漸勢大的林修睿定是死路一條，可就算最終仍是死，她也不讓林修睿和林湘這輩子過得太如意。

林修言狐疑地看著她，好半晌才道：「妹妹怕是找錯人了，我一介白丁，無權無勢，有什麼可和妹妹合作的呢？」



「江恂。」她緩緩開口，念了一個名字。

這還是前世林修睿從龍有功後林湘得意忘形跑到她面前說的。

如今商人屬於下九流，偏偏林修言卻不管這些，各行各業做到了極致，下九流未必還是下九流。

他改名換姓，暗中置了不少產業，賭坊、紅樓、酒肆，都是最可靠的消息來源地，三教九流之人認識不少，在江湖上頗有名氣，憑著這些，沒過幾年已做到了大周最負盛名的商人。

他與林修睿的具體恩怨顧懷瑜不清楚，但她知道，林修睿是極其憎恨他的。

在二皇子被立為太子之後，也不知從哪裡知道了林修言的事，兩人合謀隨便安了個罪名將他打入死牢，悄無聲息接手了悉數產業，並暗中收買人心，屯兵養馬，終登皇位。

片刻寂靜過後，林修言死死地盯著眼前的人，目光複雜道：「妳究竟是誰？」

「自是如假包換的顧懷瑜。」不等林修言說話，她繼續道：「我今日與你說這些，並非威脅而是討好，目的只是想要保命而已。想必大哥早已知道，我被顧尤氏抱走虐養了這麼些年，現下初回王府，與爹娘不親，還有一個假姊姊在背後虎視眈眈的，掛著顧這個姓，算不得真正的林家人。」

這些明面上、暗地裡的東西，她相信，憑林修言如今握在手中的勢力，想要查清楚是輕而易舉。

林修言的聲音悠悠然響起，「妳既能知道這些，想來憑妳的本事，即便無我他們也害不到妳。」

顧懷瑜搖頭，「就算機緣巧合得了些消息，可手上無權，只能任人宰割，你說對嗎？」

林修言片刻靜默，兩人遙遙相望，皆看懂了對方眼裡的勢在必得。

風乍起，有些低如呢喃的對話隨著風飄散——

「既是合作，我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「抄家，奪爵，一切你想看到的和你不能做的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